

春天来了吗

亚洲, 走向世界的时候, 挖出这些陈年酒酿畅饮祝贺。遗憾的是, 他没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如今, 那些深埋地下的庆功酒早已不知去向。

忽如一夜春风来, 天童足校的出现, 给宁波足球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 在宁波球迷的眼里, 天童足校神圣无比。

在天童伏虎亭附近居住了大半辈子的赵师傅至今还记得, 天童足球学校打破了他们的沉静, 当时那个热闹啊, 有家长送孩子前来踢球

的, 有孩子自己偷偷跑来的, 有前来比赛的, 还有前来观看比赛的, 当时这个学校的人气, 甚至超过了天童寺。

然而, 再多的光环没挡住足校崩盘的命运, 只是很多人没想到, 崩盘来得那么快。



天折的梦想

现为宁波银博足球俱乐部球员的李景波曾是天童足校的首批学员。对项志和, 这么多年他一直称呼校长, 对其有特深的感情。在他看来, 天童足球学校改变了包括自己在内一大批孩子的人生轨迹, 让他有机会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年他16岁, 刚上初三, 父亲也喜欢足球, 他很顺利就进了足球学校。

刚开始, 足校不到20名学生, 配套设施也还没全部到位, 带草皮的球场倒有一个, 但还在保养, 同学们只能在沙地里训练。

那时正是足球学校的上升期, 在李景波的记忆里, 每隔几天就能见到以前只能在电视里才能看到的足球圈大腕和明星, 常常兴奋得彻夜不眠。

没多久, 学生逐渐增多, 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人。项校长全身心扑在了足球学校, 他原本在东钱湖有套别墅的, 但他不住那里, 在学校弄了个小房间, 吃住都在学校里。学生训练的时候, 他总是站在场边观摩, 精彩处手舞足蹈, 恨不得自己也上场去踢几脚。

现从事青少年足球训练的吴昊1998年下半年进入足球学校。当年他只有12岁, 家人认为搞足球没前途, 不同意。1998年暑期结束, 他就拒绝再回原来的学校, 以示抗议。熬了一个月, 家里拗不住他, 终于点头同意。

上世纪末, 像吴昊这样拼了命要进天童足校的宁波娃不少, 这几乎是一代人的梦想所在, 因为兴趣和志向, 每个学生都竭尽全力, 当时的天童足校也取得过全国校园足球赛第八名的好成绩。

绩。

然而, 随着中国足球的崩盘, 国内几乎所有的足校也受到影响开始走下坡路, 天童足校也无法独善其身。

雪上加霜的是, 2001年, 天童足校的首批学员毕业, 学生们的去向并未得到当初的承诺, 没能进入到俱乐部的学生都只能自谋出路, 李景波也一样, 毕业后就去当兵了。

毕业生的出路问题直接导致了学校的生源减少, 而另一方面, 条件好的学员又开始外流, 像吴昊, 1999年就跳槽去了八一足校, 后到八一俱乐部发展。如果不是中途遭遇骨折, 他的足球之路可能会更远。

这样的恶性循环, 导致天童足球开始步履维艰。学校没钱了, 项志和跑回家做企业, 赚来的钱做补贴。后来, 他又先后变卖所有的家产, 包括他那辆上世纪90年代就买的奥迪轿车。他也曾经为了学校四处奔波各方求助, 但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在当时的背景下, 整个中国足球在悄然落幕, 观众越来越少, 一家学校的兴亡就仿佛整场大戏中一段无足轻重的插播广告, 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学校的伙食越来越差了, 孩子们的家长理解项校长的难处, 纷纷慷慨解囊, 有的甚至将食堂包下来, 自掏腰包为孩子们改善伙食。但这些杯水车薪的努力没能留住项校长, 也没能留住天

童足球学校。

2004年, 天童足球学校关门了, 悄无声息地。和当初创建时的轰动相比, 它的关闭, 安静得犹如飞絮入水, 一点涟漪都没有。

项志和虽然黯然退场, 可他把足球的激情和梦想带给宁波的一代人。之后的许多年, 李景波常常会梦到在绿茵场上度过的那些年少时光。天童足校虽然没有帮他实现梦想, 但他对项校长依然敬佩有加。在他看来, 校长在这片足球沙漠撒了种子, 遗憾的没赶上阳光雨露, 天时地利, 种子最终没能长出一片森林。

2005年, 李景波找到项志和。当时他还在做企业, 英雄迟暮, 几分落寞和憔悴, 倒也心平气和, “不搞了, 玩不转。只是亏了那些孩子。”言辞之间颇多内疚与无奈。

之后没多久, 李景波就听说校长出家的消息, 刚开始还在天童寺旁边的一座寺庙, 后来就失去了音讯。

直到2012年, 李景波在足球的微博圈发现了项校长的蛛丝马迹, 拼命地私信他, 终于有了回应, 告知已转到余姚一座寺庙做主持。

电话聊天中, 他们又谈起了足球, 说起了当年的亚冠冠军广州恒大。项校长很感慨, “还是许家印牛逼啊”。

看得出, 虽然已遁入空门, 他却一直还在关注足球。

位于天童寺附近的天童足球学校, 昔日的校舍如今已经破落。



会迎来足球的春天吗?



卓旭东和队友一同观看足协杯抽签现场直播。

足球学校黯然落幕, 职业球队相继退出, 富邦体育馆昔日火爆的足球赛事也不复出现, 街头巷尾足球的话题也少了, 但这并不代表, 宁波人就不踢球了, 不看球了。即便是国内足球最低迷的时候, 俞教头还带着宁波的铁杆球迷, 跟随国足在世界各地辗转: 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 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 2012年的亚冠决赛……无一落下。

2001年, 俞教头就多了个身份, 宁波市足协副秘书长。除了组织球迷到处看比赛, 他还要张罗足球相关赛事。

“不是在去看球赛的路上, 就是在组织球赛的路上, 这就是俞教头的生活, 足球成了他的全部, 以至于50多岁的人, 至今还单着。他觉得, 自己心在足球, 成了家也顾不了家, 反而耽误了别人, 还是这样一个人好。

死心踏地地追随着他的, 是一群在青葱岁月里为足球狂热老男孩们。大家都过了空想而盲目的年龄, 不顾家庭不顾事业抛开一切做职业球员显然并不实际, 但至少可以把业余时间贡献给绿茵场。

短短几年时间, 宁波的业余足球队蓬勃发展, 目前大大小小的至少有200多家, 而球员的年龄都在30岁以上。就像路小灯拍摄的那部微电影里说的那样, “当这座城市不再拥有主场球队的时候, 那些真正将足球植根



卓旭东介绍自己球队取得过的成绩。

心底的人, 正努力将每一天变成宁波足球的主场日, 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下半场。”

“宝兴物流”是全市最早的业余球队之一。1995年, 在宁波足球的高潮到来之前, 球队创始人颜宝森从两辆货车开始创业, 4年后, 组建了自己的球队, 尽管当时企业所有员工只有20多人, 球队中一半球员都是外面的朋友。

之后的20年, 宝兴物流的足迹开始遍布全球, 而颜宝森的球队也随着企业一起壮大。2002年, 他们在民政局注册了俱乐部。颜宝森说, 这是宁波最早注册备案的正规足球俱乐部, 目前注册的队员已达到30多人。团结、拼搏的足球精神已经成为一种企业文化, 企业每年的招聘也将“会踢球”作为一个优先录

取的条件。

此次打进中国足协杯的银博足球俱乐部, 也是宁波这这么多业余足球俱乐部的一个缩影。

银博足球俱乐部主席卓旭东是个年仅33岁的小伙子, 但在足球圈里已滚打多年。2003年, 他和志同道合的爱好者成立了足球队, 从此踏上业余足球之路。

刚开始没赞助, 球队的所有开支都是队员们自掏腰包, 他们心里很清楚, 像中超、中甲这样的球队都很难找赞助, 更何况业余球队。那时候出去打比赛, 住的是最便宜的连锁酒店, 吃的是路边排档, 有时候干脆泡方便面。好在队员们都是兴趣使然, 虽然非常辛苦, 也很艰难, 却从未想过放弃。

直到2006年, 球队才有了第一笔5000元的赞助, 还是通过朋友的面子介绍的。

2008年, 卓旭东开公司。公司4名股东都是球队的球员, 大家分工合作, 各司其职, 公司运行良好, 球队也有了资金后盾。

随着球队实力的增强以及媒体曝光率的增加, 球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也有企业开始赞助。

踢进2015年中国足协杯, 虽然是宁波业余足球联赛10余年来所取得的最佳战绩, 但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宁波业余足球的发展也引起中国足协的关注, 尤其是作为全民健身项目的笼式足球。据俞学丰介绍, 宁波目前已经建成了20多个笼式足球场, 今年5月, 全国首届笼式足球赛将在宁波举行。

而颜宝森也在酝酿一个新计划, 他打算今年起, 从小学挑选一批足球苗子, 由企业出钱提供训练基地, 请专业的教练加以训练, 为宁波培养一批足球人才, 改变如今青黄不接的局面。

俞学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感受到春天的到来。他说, 他们这样做, 不仅仅是热爱足球, 也是为不老的青春和不输的人生。



扫描二维码关注商报特稿“程钟婧”微信, 你可通过历史信息查看原文, 也可发送“足球”观看微电影《青春下半场》